□ 12
3764
256

韓詩遺說攷十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喬樅謹案諶本皆作諶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爲諶字

D12
3764
256
91-289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下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下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不愼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得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絶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閭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二十六

群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五張協七命注卷六魏都賦注又三十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湎釋文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序宇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即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李善引群君韓詩章句亦作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皆以證明流湎之義然則知作沈者爲韓詩章句也沈湎流湎皆爲淫酒之稱說文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湎爲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即用韓詩沈湎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補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人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

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
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
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
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
心百姓易俗奸究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
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遠猶獻與猶同書盤庚女分猷念以
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實命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
釋言注並引作猷又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
是猶猷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猷字
犬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
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
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喬樅謹案湛毛詩作湛湛愖皆酖字之假借說文酖樂酒也
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
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掃又田疇甚易句本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淩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二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攷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補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即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戒轉寫譌脫其半遂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詞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辯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諺辯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諾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

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橘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酬字毛古文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疇疇與酬同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詶詶卽酬字見衆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補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愼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

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愼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鳴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鳴歎聲也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辭君章句曰鳴歎辭也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鳴毛詩作於戲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曰爲烏呼又云縯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以助气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爲朋黨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烏呼

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喪厥國 釋文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古通用字

桑柔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

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
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
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
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
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
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
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
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
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
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
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有此
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

知依呂氏春秋增入又案里克卽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

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

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揅經室集曰谷乃穀（尒疋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尙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

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
窮也毀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
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
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
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
里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
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
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
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
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
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
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
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
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
以中垢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往字毛詩作征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
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往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
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
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
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
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

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昧昧乎其
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
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
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
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
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
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
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

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答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竝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一字今刪

雲漢

薈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非是王氏念孫曰對當爲薈薈當爲悼古字通小雅甫田篇悼彼甫田釋文云悼韓詩作劌劌卓也是毛詩悼字韓詩皆作劌則對爲劌字

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耦碑
及干祿字書薊字或作劉薊之爲劉猶荊之爲荆二形相似
世人多見劉少見劉故劉譌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
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
燔牲玉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禮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而此
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之玉言之鄭箋僅
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焉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

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
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
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
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沈之玉尒疋釋天祭山曰庪縣郭注
引山海經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
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氏襄二十八年
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沈於河
又定三年傳執玉而沈此沈玉也又尒疋祭地曰瘞埋春官
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
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沈之玉則不復取出
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說文隴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

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證是禱旱別有瓏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其義非是詩明言不殄禋祀禋之言煙也煙即燔柴之祭舜典禋于六宗鄭注云禋之言煙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禋之言煙詩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惟禋祀得該實柴槱燎之祭故尚書大傳煙于六宗即作煙字詩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皆其證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烔烔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烔烔韓詩傳曰烔謂燒草傳火盛也華嚴經音義下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熅正義云溫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有蘊無蘊云蘊積也蘊即蘊之俗字蘊熅溫古同聲蘊鬱雙聲故通用尒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宛腲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尒疋釋訓爛爛薰也蟲蟲即爛爛之淄說文有赩無爛云赩赤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爛即赩之變體赩爲赤色而以狀暑

之薰蒸猶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氣也韓詩作烔烔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烔烔熱貌也廣韻烔烔熱氣烔烔出字林古讀同與蟲同音蟲烔皆徒冬反故通用爛通作烔猶說文蝀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烔烔韓詩傳釋烔爲燒草傳火燄盛此烔字本義也字林訓烔爲熱氣烔烔即本韓詩釋名云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是熱氣即熱火之氣玉篇爛熏也集韻云爛本作烔則爛乃烔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烔烔通作疶疶釋名疶旱氣疶疶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疶疶此說大誤釋名釋疾病云疶痺氣疶疶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疶痺下云又作痟脁二形廣雅云疶痛也痺說文溼病也痺不能行也又卷十四疶痛下云又作疶脁二形聲類作癙說文痟動痛也釋名疶痺也俗本痺作卑又脫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改作旱氣疶疶然煩也謂與韓詩烔烔皆爲旱熱人不安之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疶疶然煩也說文以痟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疶久又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疶爲旱熱之病則說文

疢熱病也胡不釋疚爲熱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疚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疚作癢今據說文癢痛也尤其確證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疚疚則不根之言斯爲杜撰矣

耗斁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 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辭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耗之俗書說文秏稻屬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是秏本爲稻之美者而玉篇木部云秏敗也引詩云秏斁下土敗與惡義近秏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無訓斁傳云敗也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蓋以斁爲殬之假借則耗義當訓惡與韓詩同大戴禮易本命曰耗土之人醜注云耗土謂疏薄之地是亦以耗爲惡也

赫赫炎炎

後漢書賈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補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玉篇艸部詩云旱既太甚蔽蔽山川蔽蔽旱氣也 補

喬樅謹案蔽蔽疑當爲蔇蔇之譌字玉篇又云本亦作滌毛詩正作滌滌蓋滌字卽蔇之消也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 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 君親之南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倡與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而疏云皆韓詩傳之文者據僖三十一年傳注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毛詩作憺釋文曰憺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憺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憺是其明證李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憺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憺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

也說文憺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憺爲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寧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瘨箋云瘨病也義與韓異攷尒疋釋言胗重也疹與胗音同義通疹籀文胗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

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卬昊天

僻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顒顒印天告愬文選任昉勸進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爲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當在節南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二終 長沙王 寶 善化劉 鐸 校

韓詩遺說攷十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大雅四

嵩高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喬樅謹案嵩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

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藩毛詩作蕃義並同又案藝文類聚
七引毛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
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並異禮記中
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纘此踐纘古通之驗韓詩訓踐爲
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經理南國之事也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八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
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
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
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申伯仲山
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蒸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闚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人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愼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

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
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
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
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
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
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
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
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
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
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
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
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
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
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
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
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
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弑莊公荊蘭苪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
子將奚如荊蘭苪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蘭苪曰

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弑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諂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

厮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吾聞古者杆不穹皮不盡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
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
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
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
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
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
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

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
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
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
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
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
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
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
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
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遭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鞬而去之者子

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檄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覽乎陰陽之文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

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 補

征夫捷捷

玉篇人部詩云征夫捷捷捷樂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捷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捷捷釋文捷

音在接反則作捷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

眾經音義十六引作捷捷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

詩他本無作捷捷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

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

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

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 洪适隸釋一

喬樅謹案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寤夜徘徊不忍遠去顏師古

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衛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鄧展晉灼竝謂韓詩以仲山甫爲封於齊其說與毛異今

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本姬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

不合竊以杜欽說關雎詩用魯義則此引蒸民詩當亦用魯

義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爲姬姓與孟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爲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事魯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爲姬姓一以爲異姓要自有別王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誄云仲山甫姜姓姜慶古字通用節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證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爲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碻說見魯詩遺說攷

韓奕

有倬其道

韓詩曰晫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倬訓倬爲明貌釋文云韓詩作晫音義皆同同是毛詩倬字乃晫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劼尒疋釋詁劼大也廣雅釋詁晫明也劼字訓大晫字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明大貌則兼二義也晫與的音近義同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爲晫之淆借字

韓侯受命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乃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正義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辟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義尒疋釋詁楨翰幹也楨翰或作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北堂書鈔三十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
廣韵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補

江漢

武夫滔滔

韓詩翼要曰武夫滔滔衆至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衆經音義十三文選注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薛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之義毛詩讀辟爲闢鄭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蛮賊安其疆宇補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方下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

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長同義尒疋釋詁正長也斯干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補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曹植責躬詩明明天子補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濆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解殊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鄭讀敦爲屯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喬樅謂說文引詩作敦彼淮濆敦卽迫之意也鄭箋讀敦爲屯屯兵於淮濆亦所以迫之也鋪敷古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云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卽用韓詩章懷注云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爲敦逼韓詩之訓於義爲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爲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搏木爲大木足證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後漢書馮緄傳詔策緄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瓜瓞不測不克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緜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緡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緡蠻韓詩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即靜字靜即密也尒疋釋詁密靜也緜密雙聲字故訓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緜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緡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緡蠻韓詩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即靜字靜即密也尒疋釋詁密靜也緜密雙聲字故訓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喬樅謹案漢書賈誼傳澹乎若深淵之靚注靚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靚處以密與靚連言此足證靚之本有密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韓詩外傳六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强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

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强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

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葬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次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俱依新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樅案襄子之

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二語之後文義始順又使之城之字舊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瞻卬

伊胡爲嬮

韓詩曰嬮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案嬮宋本文選作嬮當是伊胡爲嬮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爲慝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並異盧文弨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嬮悅也嬮字當作瘱此懿厥哲婦之懿馬瑞辰曰瘱或作嬮今誤作嬮按說文瘱靜也靜審也廣雅瘱審也瘱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瘱而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爲梟爲鴟則懿義更不得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爲嬮謂嬮卽慝之異文今按國語晉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慝此慝字義亦訓悅蠱與冶通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卽古冶字也是蠱冶古通蠱悅謂冶容爲悅者此足爲韓詩以嬮訓悅之證文選宋玉神女賦云澹清靜其愔嬮李善注云愔嬮和靜貌引韓詩嬮悅也又引說文嬮靜也蒼頡篇嬮密也按愔既訓和嬮自當訓悅如以嬮爲靜則與清靜義複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瘱厭瘱與愔嬮同亦當訓爲和悅子淵卽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瘱有節

操此瘞字宜訓爲靜張華女史箴婉嫕淑愼李善注引漢書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曰婉柔和也嫕深邃卽靜之義是瘞字亦作嫕嫕與嫕形似或卽以爲嫕字李善未能明辨故廣引韓詩及蒼頡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繹韓詩之意以長舌之婦始則譖詠終則背違此其忮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愿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矣釋文不言韓詩字異益嫕爲愿或體如愿又作曖之類耳愿與瘞通者匿从匚說文匚衰徯有所俠藏也集韻十二霽云瘞說文靜也或作嫕又云瘞廣雅審也一曰匿也愿古文皆祇作匿開元占經九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而犯盛陽陰匿卽陰愿也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作仄愿是其證已嫕集韻二十四職云女字則嫕當與梁嫕之嫕梁夫人嫕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韻十二霽愿靜也恭也嫕婉嫕順從也音義並與瘞嫕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

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三國志崔炎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補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漢書本傳注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亂匪降天生自婦人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湣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湣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湣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堯冬至必影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敷

喬樅謹案此以緜駒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孟子書文異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

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誅不服也審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闇字舊作闇譌案荀子作黯然與塡然同是闇當作闇音義同塡遠聞則散荀作得閒則散此似譌則從而放執於刑灼荀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

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邇爲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爲遂箋云潰當作彙彙茂貌此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巡

平曰說文僓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爲僓

如彼棲相

眾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相神

喬樅謹案棲相毛詩作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相與毛氏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曰相知苴相二字古相通用鄭箋云如樹上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曰辟國百里

辟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 文選上林賦注

湘陰吳宗實長沙王寅校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遺說攷十五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辟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 文選廿三歐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愠彼蠻夏蠢爾弗恭指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荆人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魯訓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爲符驗（西南夷傳）辭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發義王氏謂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緜初云詩以彼徂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飯糗茹飲盆無膽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

土簋噬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
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
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麑衣而盩領趙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
者嘗有紩衣顰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旨而句
領今此盩字疑當作盩音周盩有曲義又疑是盩字與戾同
竝與孿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盭則更譌矣

我將

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補

喬樅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
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卽釋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
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
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
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苿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

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入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輦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辟君傳曰薄辟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辟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爲懼葢以疊爲慴之假借辟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曼山劉注云曼振曼也此曼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思語卽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謬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辟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

校本云晏子曰徹去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吾君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喬嶽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邕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蓋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詠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悻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卽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不爲窮則視其所不取貧則視其所不受此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 釋文又北堂書鈔八十九

喬樅謹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强也能持强道者維有武

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慴慹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熱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强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儆皆倞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鐘鼓鍠鍠

曹植魏文帝誄鐘鼓鍠鍠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鍠鍠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假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

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頌威儀反反釋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昄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昄昄假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至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思文

貽我嘉麰

韓詩曰貽我嘉麰辟君曰麰大麥也 文選四十八 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麰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喜麰爲嘉麰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閒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孳亦作孷孖玉篇孷孖雙生也來牟一麥二夆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夆謂之來猶一稃二米謂之秬也 文選魏都賦注

無此疆爾介

辟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 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

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
耳胡說艮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昭
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雖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
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
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
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
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噫嘻

東都賦注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辟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文選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辟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
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辟君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案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雍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詩釋萬億及秭云數億下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云齊積也穡字從齊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蒸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

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瘧跛眇厄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潛有多魚

辟君韓詩章句曰潛魚池也見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潛毛詩作潛爾雅槮謂之涔郭注曰作槮者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槮有多魚是也潛涔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索隱云涔亦作潛是其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四終

湘陰吳宗寶
長沙王寶校

韓詩遺說攷十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二

周頌

雝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義宗又通典四十九又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雝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敘同

載見

鞏革有鴡

韓詩內傳曰鴡鴟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盧辯注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

鴟兮鴡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鴡鴟也廣韻十三末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鞏革有鴡箋云鴡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

疑毛詩本作鎗字故箋訓爲金飾說文引詩又作瑲玉篇同

蓋齊詩之異文韓詩以鴡爲鴡鴟謂轡首飾爲鴡形爾雅鴡

虡鴟卽釋此詩鴡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旣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

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

車甲弁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

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

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耆底之假借故傳訓爲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卽指此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至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補

悁悁在疚

韓詩曰悁悁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悁悁余在疚余衍文也玉海無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疚說文嬛字注引詩嬛嬛在疚疚字注又引詩煢煢在疚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煢是齊詩文作煢毛詩文作嬛皆與韓詩字異杕杜詩獨行睘睘釋文云睘本又作煢正月詩哀此惸獨釋文云惸本又作煢古从睘从營从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輒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

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 後漢書桓榮傳李賢注引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皋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巡平曰說文奊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奊曾釗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費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弗其字皆从弗奊从大从弗言大矯之喬樅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費孟子法家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稱云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蓋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爲苦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箋等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愼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韓詩尚存鄭箋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自求辛赦

韓詩曰赦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赦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赦爲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赦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螫字省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爲赦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赦誡也一曰亟也卽赦亟地曰赦亟地卽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群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文選廿一 謝瞻 咏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鷒之翻飛爲大鳥也卽用韓

載芟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眾貌 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麃毛詩作綿綿其麃傳云麃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眾緜緜然不絕也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緜雙聲通用小雅綿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已

艮耜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 二十七

以茷荼蓼

玉篇蓐部薅拔田草也詩云以薅荼蓼或作茠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蘠籀文艸部云茠除田草也重文薅云同上出說文據籀文作蘠則知薅字乃毛氏古文作茠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茠蓫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戴弁頍頍

玉篇頁部詩云戴弁俅俅或作頍補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俅下引詩云載弁俅俅籑云恭愼也頁部又引詩作戴作頍此亦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俅又作絿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

之欲造見者句本作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

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多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煩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

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淸三光淸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 尚書孔序正義補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證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尚書正義引略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五終

湘陰吳宗實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上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三

魯頌

駉

有騅有駱

韓詩曰騅白馬黑髦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騅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驎騅合驎鱗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是也毛傳亦用爾雅為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騅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駱釋文引舍人同眾

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騧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騧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駁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正之

以車繹繹

辟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辟君以此釋閟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即奕奕之異文文選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載芟繹繹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繹繹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矣竊意辟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辟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繹若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繹繹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辟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文選廿二殷仲文南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辟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
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
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袪
段氏玉裁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
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辟君以祛訓去謂駕車而去然與下
斯徂義複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
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
爲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繹繹毛傳
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辟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
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

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卽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
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
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呿張口頻
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注呿開也莊子將爲胠
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胠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
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祇注引李奇曰祛開
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
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
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睹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其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

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
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
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
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皆脫去不知
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不從句躬本譌作邪亦依
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
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
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
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
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
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
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
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吾
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
治鄭一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

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掘之假借爾雅釋詁掘治也某氏引此詩掘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收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斂才之義云醜眾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入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鬄彼東南

韓詩曰鬄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鬄去踦注云今文鬄作剔是狄剔鬄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爲剔訓剔爲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卽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

韓詩曰獷彼淮夷辟君曰獷覺寤之貌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慮釋文慮說文作慮音同又說文慮覺悟也詩云慮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詩遠行貌釋文慮傳云慮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慮爲慮之假借字耳慮字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慮爲慮之假借字也今攷說文慮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慮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

喬樅謹案毛詩獷作慮釋文慮說文作慮音同又說文慮覺悟也詩云慮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詩遠行貌釋文慮傳云慮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慮爲慮之假借字耳慮字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慮爲慮之假借字也今攷說文慮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

是韓詩又以獷爲慮之假借也說文又云鬒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檢說文穬字無此訓穬彼之穬卽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所釋卽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悟疑字本作慮慮或爲慮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闕宮

閟宮有閈

玉篇人部詩曰閟宮有閈侐淸淨也或作閟補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侐傳引孟仲子曰侐淸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閟然則作閟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稙穉菽麥

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稙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

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一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

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
者滕之假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乘同義正義云
震騰以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
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嶷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
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
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
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 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作荒則與毛
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浦聲之疑韓詩作亢浦說
是也毛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
也鄭君訓荒爲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蓋以
荒爲憮之假借爾雅釋詁憮有也郭璞引詩遂憮大東此據
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亢訓至者說文亢水廣也廣有大義
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辟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

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卷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曹植承靈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曼且碩

辟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 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辟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是詩爲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上終

湘陰吳宗寶長沙王賓校

韓詩遺說攷十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辟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 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 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群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三十五潘勗冊魏公九錫文注

喬嶽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卽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逸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囿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玉裁注曰或旣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圍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糦是承

韓詩曰大糦大祭也釋文糦黍稷也糦與餚同皆卽饎之異體說文饎酒食也或從卽作餚周禮餚人掌凡祭祀共盛鄭眾注云餚人主炊官也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簋實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餚然則糦卽指齍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實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稷無稻粱大糦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糦爲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爲祫當卽本韓詩其說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齍盛所用當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糦言之明其爲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糦爲大祭所供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菽可盛以爲簋簋之實也賈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 釋文

喬樅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不憤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也又爲政亦足以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

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
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
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
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
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此誤也禮記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采韓詩外傳作至于湯躋此誤也禮記
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

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注用齊詩讀湯齊之
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
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
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愼篇及雜言並引詩聖
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
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
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
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
言至湯與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本
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閒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愼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祫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
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曰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樅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贊而師者十人今從
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
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
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之

又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
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
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

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
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
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
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
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曰躋

韓詩外傳入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
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
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曰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眾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

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爲下國綴流

玉篇田部詩云下國綴流綴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綴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綴郵據齊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綴綴以音毛詩字異玉篇所載據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綴綴以音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

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

裼裸程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

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

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懵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

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旆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遏毛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槧本作遏今從之

喬樅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荀子議兵篇補入發字卽墝之消借說文土部坡治也一曰酋土謂之坡詩曰武王載坡玉篇土部引詩同又重文墝與坡同徐鍇云

坡今詩作伐案伐卽茷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茷央央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厖有菀玉篇重文作戡云與厥同本亦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篹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酋土謂之坡正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坡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墢字卽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注云蘖髡斬之也髡斬卽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以蘖爲絕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一蘖枿一字也鄭箋說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撻葢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

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遾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虎者言有威也則撻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以撻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爲謫之通假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辟君曰取松與柏 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辟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梃彫琢丸梃特節取詩詞辟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摠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注誤矣

旅楹有閑

群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衆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群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卽陳也旅謂衆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梴爲楹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楠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群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補

韓詩外傳附錄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喬樅謹案從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

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廣韻五質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韓詩外傳八越王句踐使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剔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

紬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悲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樅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亦同又蓋不忘故也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槀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槀紵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

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回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願得之冠句疑亦有譌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

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佚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微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啄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

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窮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又曰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興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娭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娭縱卒馬多

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幷國十二
辟地千里

喬樅謹案由余漢書古今人表作繇余師古曰卽由余攷由
姓見於廣韻余其名也王繆當作王廖古今人表王廖列中
上第四等師古曰廖音聊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韓詩
外傳正作王廖宜据以改正韓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
史記秦本紀並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
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
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
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
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
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目如擗杏齒如

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量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
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俱作如量而去苦少耳
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曰
如擗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

鄒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揎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喬樅謹案噴噴趙懷玉校語云疑是嘖嘖之譌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喬樅謹案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太平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公二字惟農事之恤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

又曰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荊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

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算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楡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

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
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
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
害者也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
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喬樅謹案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棆
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
文

韓詩內外傳補逸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文選卷二十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文選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外傳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太平御覽九百二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朱暉傳注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蹟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文選卷四十謝眺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四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浪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

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淸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後漢書崔駰傳注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

世有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庾亮讓中書令表注）

韓詩外傳曰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

韓詩傳曰皮弁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

韓詩曰衞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韓詩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諶答劉琨詩注）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艾艸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云云而

以又曰類引此節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下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